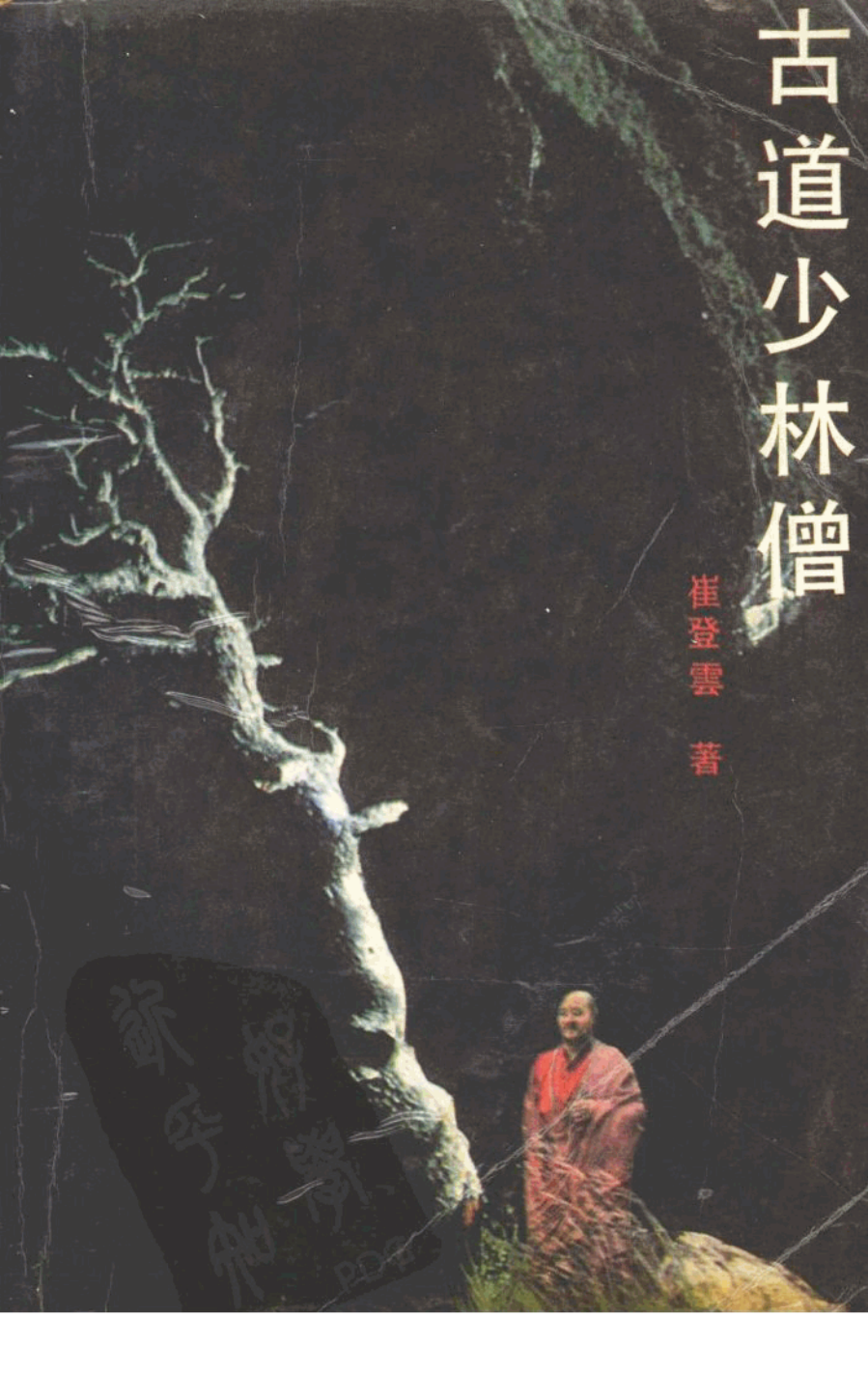


# 古道少林僧

崔登雲 著



少林僧  
古道  
PDF

## 目 录

- 是非寡妇 ..... ( 1 )  
鲜花山谷 ..... ( 46 )  
滚地龙列传 ..... ( 92 )  
凌花渡传奇 ..... ( 150 )  
古道少林僧 ..... ( 181 )

# “是非”寡妇

## 第一回 犁地边玉发惹事 判官司村长胡断

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，无奇山，无怪石，更无历史上帝王将相留下的可作纪念的文物。那星罗棋布的村庄，破茅屋，烂柴扉，无有一处房舍可给人留下美好的记忆。这些村庄的名字也起得那样平淡无色，什么牛庄，胡庄，马庄，羊庄。村庄虽然平凡，每日却都在发生着不寻常的故事。今天这件事就发生在胡庄。

地里的麦子收罢了，地里剩下一拉溜的麦茬子。天公作美，雷公凑趣，恰在这时送来了一场及时雨。趁墒犁地，不误农时，各家都在为及早犁地而奔忙。今年胡庄开头犁地的是外号“十二能”的胡玉发。

胡玉发刚刚50岁，尽管在人生的旅程上命运多舛，屡遭不测，这几年他却成了胡庄的首富，远近闻名的拔尖人物。自从他20岁上偷了高级社的一棵泡桐树给自己做门板之后，每次运动，都要运动运动他。运动，曾使他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，使他变得有点玩世不恭。可运动并没有损伤他的7

尺之躯，也没有改变他爱吃爱喝的毛病，更没有使他那灵活的大脑思维神经变得迟钝，反而还有所培养、刷新。更加这些年政策开放，经济活跃，他又接连跑了几趟生意，手头经济丰裕，口边常有油渍，50岁的他越发变得体面光堂了。他额头宽宽，天庭阔大，眉心处放着熠熠红光，略显细长的眼睛中，圆而小的黑眼珠，浑浊中发着一丝幽光；通关鼻子，鼻尖有点窄长，尖上闪着汗光；阔大的嘴，厚厚的唇，稀疏的胡须，似乎都放着油光。他的面部零件虽然搭配得不十分合格，却也是十分富态，八分光堂。他是个闯荡江湖、走过大码头的人物，要问他是哪十二能？那就是坑蒙骗唬诈，敲钻估欺吓，外加巧舌如簧，心算如神。在他这十二能里，恰恰没有拐和偷，据他自己说，拐卖人口，太坏良心，国法不允，天理不容；盗窃财物，人格低下，利钱太小，被世人小瞧，更何况年轻时的一次偷，让他吃了半辈子苦头，他说啥也不再干了。

胡玉发用酒肉作诱饵，提早约下村里的拖拉机专业户路才高来给他犁地。早饭以后，一直到半晌午，已把他的地犁完了。他又找来村里的青年大舜、二旦两人，给他翻那拖拉机犁不到的地边边。正当拖拉机犁完最后一遭，路才高要打起后面的犁铧的时候，胡玉发高声喊道：“犁呀，继续犁呗！”

路才高瞪着一双迷惑不解的眼睛说：“玉发叔，再犁都犁住春杏嫂的地了，人家会愿意？”

胡玉发眯起细长眼说：“咋不愿意。什么人家的咱家的，还不都是那么回事。说不定俺早晚会是是一家哩！”

正在翻地边的二旦插进话来说：“你咋说的恁玄乎

哩！”

大舜自作聪明地说：“发哥，你说的是春杏跟大侄子胡宗义谈上了？宗义是乡里吃皇粮的干部，虽说在老山前线打仗断了一支胳膊，可他是一等功臣呀，会看上那个小寡妇？”

胡玉发摇头否认说：“不，不，宗义和留凤二人都快定下了，八字我也托人合过了。”

二旦吃惊地说：“你说的是你？你想和李春杏？”他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真是做梦查票子，净想的好差事呀！你算啥？人家春杏是高中生，还嫩的一掐一股水，会找你这个半大老头子？”说完又是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。

今天胡玉发的脾性特别好，对于二旦的讥笑，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说：“你别这么说，黄河水还有倒流的时候哩，她春杏也不是天仙玉女，寻我也算是门当户对哩！她有文化，我有钱，她是高中生，我是万元户，她是精神文明，我是物质文明，恰恰是一双一对！”

胡玉发乘着性子往外冒，把三人全都说懵了。这年头，稀罕事多的是，有哪个不爱钱不爱财的，也许会是真的。胡玉发见三人都被说服了，又说：“把界石给搬开，继续犁地！”

大舜一听，不敢怠慢，掂着铁铤就去搬界石。片刻功夫，界石被抛到了一边，路才高已将春杏的地犁了一遭。二旦似乎此时才清醒过来，他平时爱放大炮，用放大炮的方式打抱不平，此时他越想越不对劲。春杏嫂一向为人正派正直，难道她真和胡玉发挂上了勾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当下大叫道：“才高，不能再犁了！”

路才高二十五六岁，是村里的拖拉机专业户。农忙时犁地播种，农闲时拉砖运货，虽然吃苦受累，熬夜担惊，倒也是出力流汗挣来的钱。两年功夫下来，不但还了原来买拖拉机的贷款，又积攒不少资金，在村中也算是富裕户。同时，他年轻，在村里又是单门独户，加上他待人实诚，不哄不骗，又爱帮助别人，所以人缘特别好。此时他一听二旦大喊，似乎也迷瞪过来了。他随即停下拖拉机，对胡玉发说：“玉发叔，你这样不太合适吧，我记得去年你就多犁人家一犁呀！”

胡玉发说：“才高，你别管恁些闲事，我叫你是来犁地哩，不是叫你当教员的。再说，你多犁，我多给你钱，怕啥？”

路才高刚要说话，二旦又插了嘴：“咦，不义之财再多也不能要。人家才高就在乎你那俩钱？”

胡玉发瞪了二旦一眼，不屑地说：“二旦，你别这样说，钱这玩艺还真金贵哩，要不，我出去办事，给当官的送礼，没有不收的。”

二旦说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
这时一直不愿意得罪胡玉发的大舜大声说：“别吵了，春杏来了！”

众人顺着大舜的手指一看，只见一个少妇款款走来。她身后跟着她那个刚刚十岁的女儿花妮。这少妇就是人们议论的对象李春杏。她有三十二三岁年纪，生得细条个子，线条分明，虽说不上天姿国色，确实也算得上姿色俱佳。她丈夫原是胡庄的生产队长，名叫胡文斌，前些年挖大渠时，为了担一个千余斤的大冻土块，累得口吐鲜血，不久病死。丈夫死后，她一个女人拖着一个刚刚两岁的女儿，终日为衣食费心操劳，可是破衣烂衫仍遮不住她当年的绰约风姿，劳碌烦

闷亦未盖住她青春少妇的风韵。你看她翠眉如三春柳叶，蕴含着愁云淡雾；杏眸如二秋潭水，深藏着风情万种；粉脸虽无桃花颜色，憔悴中仍不减风姿月态。她今天来地里，是找拖拉机专业户路才高，想请他给自己犁地的。她昨天整整寻了才高一天，因才高去县里给供销社拉货去了，一直没有找着。今天一早去找，才高又被胡玉发请去了，所以才赶到地里来寻。她和女儿花妮来到地边，还没有开口和路才高说话，便看到了被挖出扔在一边的界石，也看到了被胡玉发多犁的地，不由得气冲胸膛，火上眉尖。怎奈她多年来忍让惯了的，更加上胡玉发又正处在炙手可热的时刻，便不想过多的招惹是非。便恶气变为好气地说：“玉发叔，你咋又多犁俺的地了？”

胡玉发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春杏，这没啥，没啥！”

李春杏说：“玉发叔，咋叫没啥？你去年就多犁了一遭，今年又多犁一遭，年年这样，这地不都变成你的了？”

胡玉发带着赔情的口气，这口气中又加上三分无赖说：“春杏，别一句一个叔的，咱都出罢五服啦！也没有你的我的，地都是国家的，说不定咱早晚又会变成一家的。”

李春杏没有听出这个叔伯爷们的话外之音，便又说：“玉发叔，我这五亩青沙地，是搞良种试验的，你这样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，下种子也不好计算呀！”

胡玉发见李春杏步步紧逼，句句在理，这样争下去，自己很难占理，便说：“你还要搞良种试验呀，你就是一亩地打上一千斤，能值几个钱，就说今年麦季吧，几次张罗着从县农科所弄来优良品种，麦子长势也不错，结果一场冰雹，打的枝败叶残，最后连种子也没收回来吧！算啦，别在死心

跟啦，以后呀，您娘俩的吃喝穿戴我都包完了。”

李春杏从来没见过胡玉发如此慷慨、如此大方过，今天听他一说，实在大惑不解。同时她知道这个叔叔歪门邪道多，自己惹他不起。便说：“玉发叔，发家致富谁不想啊，可俺不能跟你比呀，我一个女人家，也不会闯码头，也不会做生意，更不敢去想沾你的便宜。”

胡玉发听得出来，春杏的话里含着几分讥讽，外国人送点心，他算抓住洋理（礼）了。他当即变了脸色，恶生生地说：“春杏，你说这话是啥意思，我发家致富是靠的本事，一不偷东西，二不劫路，犯法啦？有罪啦？惹你啦？欺负你啦？”

胡玉发一急，李春杏面色苍白，心跳加速，但她还是怯懦着说：“玉发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俺孤儿寡妇的不容易，还求你多多帮衬。”

胡玉发说：“你借钱我借给了，你缺粮我也借给你了，你咋恁不十足呢？”

李春杏像是被当头一棒打昏了，是的，她至今还欠胡玉发20块钱，50斤粮食，那是胡玉发的独生儿子胡宗义主动送上门的。她像是一个本来底气就不足的自行车轮胎，突然被胡玉发拔去了气门芯，顷刻之间，气跑完了。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她无话可答了。

一向以“二旦”脾气有名的二旦，见春杏如此懦弱，如此不济，便又从一旁撻起了二话，说：“欺负不欺负，大家有眼看着哩。不欺负人家，犁人家的地干啥？”

大舜见双方相持不下，半路又出来个耍大锤的，便想了个领导解决的办法。说：“别吵了，叫咱村长来评评理！”



他的话刚落音，花妮从春杏身后站了出来，说：“我去叫俺宗金大叔！”她说着扭头跑了去，边跑边说：“犁人家的地，还跟人家吵架，这算啥哩！”

不大会功夫，花妮一手拉着村长胡宗金的衣袖，死拉硬拽的来了。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栗雪花。

村长胡宗金是胡玉发的本家侄子，他一听花妮说李春杏和胡玉发吵架，而且是因为胡玉发犁了春杏的地，压根就不想往这里来。怎奈这小小花妮是个难缠的孩子，硬是把他拉来了。胡宗金见地边上站了一拨子人，马上将花妮的手甩脱，摆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势，打着官腔说：“啥事？乡里乡亲的吵个啥？”

胡玉发刚才还气壮如牛，可是当村长问起为啥吵架时，竟一时无话可说。可他又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，加上村长这些年在他这里得过不少好处，便来了个恶人先告状，说：“吵啥！春杏欠我的帐，至今不还，还无事生非，这不是他男人当队长那会了，又是批我的小偷小摸，又是割我的资本主义尾巴，我今天跟她没完！”

春杏见胡玉发蛮不讲理，便说：“村长，玉发叔今年又多犁我一遭地，又把界石扔在了一边，你看看吧！”

二旦也嚷着说：“请村长大人调查调查再说谁有理。”

胡宗金倒剪双手，在地边上转了转，回过头来，对胡玉发说：“玉发叔，这事你作的是有点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落音，胡玉发就说：“你，咋，我错了，我要帐也错了？”

胡宗金忙转语气说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春杏啊，这件事你也有点小题大作了，何必呢，远亲不如近邻哩，低

头不见抬头见的。”

春杏真没想到村长会评判自己没理，一时答不上话来，咽噎着啼哭起来。突然，一直站在胡玉发身边的栗雪花走到她跟前，一把抓过她的手说：“哭啥哩，大妹子，不就是一点地吗，胡玉发有的是钱，叫他赔你点钱不就得了。”

李春杏抽出手来，还是一个劲的啼哭。在一旁站着的二旦实在耐不下去了，说：“钱能买人肉，可是不能买地皮。”

栗雪花听二旦话里带刺，这刺直扎进她的心窝，这刺刺开了她的秃疮。她半撒野地说：“咋，光兴你说话，不兴别人说话，老胡就是不会在乎那俩钱嘛！”从她的话中，谁都可以听出来，她踩的是那家的船。

二旦也是得理不让人，又说：“刮大风吃炒面，你咋张开嘴了。拿住人家的屁股当脸使，又没把屁股蹶到人家怀里，要人家的钱干啥？”

这栗雪花在村里可是云彩眼里伸手，不是凡人啊！她虽然年过40，身边还有个20来岁的女儿，也许是祖坟地偏，也许是钱心太重，也许是生性爱淫，也许是这三种因素都有，在村里是恶名在外。这女人走路腰拧劲，裤腰带直松劲，双眼秋波含媚劲，浑身带着一股骚劲。人们送给她个外号叫暖不热。为什么叫暖不热呢？这里边还真有点学问。她体不勤、手不勤，只是爱在男人身上打主意。据说她曾经一个晚上跑过三个男人的家，睡过三个男人的床。她一离开第一个男人的床，就给第二个男人说，第一个男人如何缠她，她又如何冰清玉洁，至死不从。现在的男人也学的开通了，常在一块议论女人。说来说去，栗雪花的真相露出来了，人们才送了她这样一个绰号。自从她和胡玉发挂上勾，她的衣着打扮变

好了，家里吃的丰盛了，身强力壮的胡玉发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满足了她，她往别的男人床上去的也少了。她一心想让胡玉发把她明媒正娶接过去，跟着万元户享清福。胡玉发嫌她名声臭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她又死缠活缠，硬要把自己年轻貌美的大闺女，嫁给胡玉发的残疾儿。这一点胡玉发答应了，她处处以胡玉发的亲家自居，处处向着胡玉发，可是直到今天她还不知道，胡玉发心里一直想着李春杏。

栗雪花见二旦在大庭广众之下揭自己的短处，真想给他两耳刮子。可她怕二旦的二旦劲，心里又不愿吃这个亏，便撒起野来：“你这个二旦呀，我咋对不住你了，你这样不理论！……”

村长胡宗金见又出了岔，十分生气。大喝一声，制止住栗雪花的哭闹，然后说：“今天这事双方都有缺欠，有一方忍耐一点，也不会闹到这一步程度。算了，算了。”他说着就要走。胡玉发怕他走后，自己再陷入困境之中，灵机一动说：“好吧，村长都评我没理，我去乡里找康乡长，然后去县里找县长。你李春杏也可以去找。乡长跟我挂过匾，县长跟我照过相，我就不信，我就这么好欺负！”说罢，一甩袖子，扭头走了。

众人见胡玉发走了，也都纷纷离散去了。

胡玉发离开责任田，径直朝乡政府走去。人们心里都替李春杏捏着一把汗。胡玉发的话一点不假，他跟县长、县委书记都照过合影相，县长还亲口表扬过他，并说要扶植他，更加上他儿子是乡里民政助理员，而李春杏是个平头老百姓，这官司打下去，谁输谁赢，根本不用猜。

这正是：书上没有颠倒理，人间却见事颠倒。

欲知胡玉发是否去了乡里，李春杏是否输了理，听我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忆往昔少妇含悲泪 看眼前荣军真尴尬

胡玉发气哼哼地离开责任田，大步昂首直朝乡政府的方向奔去。他顺着村南头废弃的引黄淤灌渠，来到一座小水泥桥边。当他正要拐弯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喊：“玉发！”

他扭回头一看，见来人正是刚才帮他说话的栗雪花。他正迈着的缓慢步子加快了，刚扭回的头又直直的向着前方，原来窝着的一肚子火气，现在变成了齷齪气，心中升起一种厌恶，一种反感，一种无可名状的心火。他想甩脱这个女人，便毫不理睬地迈起了大步。栗雪花见胡玉发对她不理不睬，便紧跑几步赶了上来。大步抢上桥头，双手卡腰拦在了胡玉发的前面。她先向胡玉发丢了个媚眼，然后说：“你走恁快弄啥哩？我能吃了你？”

胡玉发平时不敢直视栗雪花那带钩子的目光，每当看到这目光，半边身子就像被软化了似的。可是每次两人分手之后，他就有些后悔，后悔又被她刮去的10元或20元钱，并且暗告自己，下一次绝对不能这样了。可这种局面又一次次的重复着。今天他特意不去看栗雪花的飞眼，而是低着头，冷冷地回答说：“我得赶紧到乡里去找乡长，我就不信春杏能斗过我！”

栗雪花放下来双手，朝他跟前凑了凑，说：“别在我面

前装神仙了，去找乡长干啥。去说你多犁了人家的地，去说你调戏了人家小寡妇，去说你仗势压迫人？”

“别说了。”胡玉发大叫一声，他简直有点恨这个女人的多嘴多舌。

栗雪花并不急，反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看哪，你这黑状也甭去告了，告也不一定能告赢，这事你就偃旗息鼓算了。”

胡玉发连看也不看她。

栗雪花说：“老胡，前些时我就听人说你想打李春杏的主意，你今天多犁人家的地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也看出来。不过那小寡妇还一掐一股水，嫩的像葱白，她不会答应你的，你再耍心眼，她也不会上你的钩。就你这猪不啃的南瓜样，除了我，谁也看不上你。”

胡玉发白了栗雪花一眼，从这一点来看，他的心又开始被软化，或者是被栗雪花戳到了麻骨，身子慢慢酥了。他说：“你咋恁能哩，我这鼻子、我这眼，那一个部件长的不是地方，再说我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本事，我这袋里装的都是钱。”

栗雪花说：“你那本事人家还不承认哩，你那钱人家还看不上哩！”她接着把话锋一转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玉发，咱打开窗户说亮话，我把黄花闺女许给你那缺胳膊儿子，可不图他是干部，我这次品嫁给你这万元户，咱也来个好坏优劣两搭配，这样你并不吃亏呀！”

胡玉发心里一怔，他毕竟心眼灵活，随即说：“留凤跟宗义的亲事我不是早就点头了吗？他俩的八字我也叫人合过了，一个龙，一个虎，龙虎相斗不搁群，就这我都同意了，这你还有啥话说？”

栗雪花追问说：“那咱俩哩？”

胡玉发笑笑说：“咱俩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栗雪花一拍屁股急了，她用一个手指头点着胡玉发的眉头说：“玉发，你别跟我打马虎眼，你曲曲弯弯那一套可骗不了我，你办那肩血尿浓的事，我可是一桩一件记得清清楚楚。去年你去广州卖过银元吧，你去郑州倒腾过国家控制的物资橡胶、沥青吧，你给县长送红包一次就是500，也不假吧，你还……”

胡玉发一下子被栗雪花揭了秃疮，又急又恼，但又不便发火，只得窘迫地笑着说：“雪花，老说这干啥哩？你说这事我要不承认，谁能咋着我。反正我不缺你的钱就是了。”他说着伸手抓住了栗雪花的手，想借此分散一下栗雪花的心火。哪知栗雪花把手一甩，说：“拿来！”

“啥？”

“啥，拉拉手，一块九。”

胡玉发说：“你可是光有钱心没后心啦，啥都要钱。”说着又摸了一下栗雪花的脸。

栗雪花可不饶他，说：“摸摸脸，两块三。”

胡玉发说：“这大白天也要钱？”

栗雪花说：“你这肉头地主，真小气。”

且不说胡玉发和栗雪花讨价还价，再说李春杏装着一肚子窝囊气回到家里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越想越觉得憋气。虽然路才高帮她犁了地，而且只收她的汽油钱，二旦帮她翻了地边，不在她家里吃饭。她心中那一种压抑感，委屈感，仍然在心中郁积着，翻滚着。

往事历历，不堪回首。多年的往事一下子都回到了眼前。她，一个工人家庭的独生女，尽管年迈的父母需要她照顾，她还是随着那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广阔天地。这里的天地确实是广阔的，那一望无垠的黄河大沙滩，那一棵棵在风中沙中摇曳成长的沙打旺，那显得脆弱纤小的谷子、玉米，那低矮破旧的茅草小屋，在天地的浩大空间里，这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渺小，那样不值得一提。但这一切都是有生命的，是人类繁衍生存的依赖。时间无声无息地走过，她却有声有色地渡过了生活关、劳动关、思想关，也自认为进行着一场脱胎换骨的高坡攀登。可是在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上，她始终没有取得合格证。

戏剧性的精采场面，往往由人来导演；茫茫大千世界中，人们的悲喜剧，又有哪一出不是背后有人导演的呢？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，大雪纷飞，北风怒号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进行深翻土地的战斗，作为知识青年的李春杏，也是当然的一名战斗员。大队为了让他们接受更艰苦的锻炼，把他们编入了青年突击队。一天晚上，刚上任的青年突击队队长胡宗金来到了他们的男女混住的草窝棚。大家看到这个由大队支部书记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突击队队长，表情无异是十分敬重尊崇的。这胡宗金此时正当青春，长得粗眉大眼、膘肥体壮，有人说这是沙丘红薯的功劳，也有人说这是他娘吃百家饭喝百家粥的功劳。他上穿一件大红长筒领秋衣，外罩一件两个兜的草绿色自制军装，下穿大红灯笼式秋裤，学生兰斜纹单裤。虽然体态臃肿，衣服紧紧地束着他那满身的肌肉，因为穿的薄，颇也有几分潇洒。此人外貌拙笨，心眼灵活，面容忠厚，内心有弯，所以知青们看到他，不管心里是如何烦他，

表面都作出热烈欢迎的姿态。他走进草棚，先向大家讲了几句革命道理，又念了几段报纸，然后又引导大家进行如何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的讨论。当大家讨论了一阵子之后，他突然说：“谁要真心实意地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和贫下中农结成一家，这才是真正的正确道路。”

知青们一下子瞠目结舌了，他们张张嘴谁也没说话，这真是怪年月里出怪论，奇巧男儿有奇谈。

这胡宗金见男女知青都不说话，似乎早已选好了目标，他对着闷坐在一旁的李春杏说：“春杏同志，你有这个胆识吗？”

李春杏顿时赧颜微红，要知道这是妙龄女子最害怕当众解答的为难题目，更何况春杏平时少言寡语，性格内向，出身微寒，做人谨慎，怎能会答得上来。胡宗金见状，脸色往下一沉，说：“看看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犹豫了，不还是口头革命派吗？”众知青见苗头对住了李春杏，尤其是女知青，似乎得到了解脱，他们齐声大叫：“不能当口头革命派，中不中，快表个态呀！”当然他们谁也不知道，他们正用劲推着李春杏往胡宗金编好的圈里跳哩！

李春杏被逼无奈，只得说：“我还没发现合适的！”

胡宗金说：“怎么没有合适的，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。咱们队长胡文斌，是咱生产队的带头人，是党的好干部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典范。”他缓和一下口气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春杏，这可是衡量一个人思想革命化的标尺呀，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？”

大帽子，实问题，旁边问，正面答，这可真叫李春杏作了难。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万般无奈，她使出了青年



女子的看家本领，哭。不过，她没有嚎啕大哭，她双手捂着脸，低着头抽泣起来。胡宗金见她肩头一耸一耸的，好像是在点头。只见他站起来，走到李春杏的身边，说：“这就对了嘛，这一点头就表明你的决心已定了，也是你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，不用再点头了，情等着我的好消息了。”他说着，双手在胸前一抱，大步离开了窝棚，汇报他的“丰功伟业”去了。

不管第二天李春杏如何解释，那也是不顶用了。胡宗金已代她从公社领回了结婚证。20岁的下乡知青、黄花闺女、高中毕业生，嫁给了41岁的胡庄生产队长，成了胡庄生产队的一品夫人。

要说这位生产队长胡文斌，倒也是个忠厚老诚人。在这世道维艰、世事纷纭之时，乡亲们将他推出来应付局面，一则是因为他家三代赤贫，二则也因他待人平和，处世恭谨，村中出了五服或未出五服的胡家各宗脉，都信服他，其他外姓对他也无恶感。自他当了队长之后，胡庄生产队虽没当上先进，评上模范，倒也平静。

洞房之夜，李春杏哭哭啼啼坐在床沿上，她无心细看屋内的摆设，也不想去细看，却不由地端详了一下将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的丈夫。他，猛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相得多。体型虽高大，然瘦骨嶙峋，胸前的肋骨一根根，十分清晰，就像乡村土道上的搓板路，肩头虽宽阔，然脊背已驼，肩头上的骨骼，高高耸起，犹如沙漠之舟背上的驼峰；两腿虽长，却不丰满刚劲，那上边青筋一条条，毫毛根根，真似长颈鹿那善跑的长腿；穿一身用黄河胶泥染出的紫花布裤褂。她从丈夫身上收回目光，不由地又投向那维持一日三餐